

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关系的 历史回溯:2001—2007

马述忠¹ 郑博文²

(1.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2. 北京大学 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中国2001—2007年227家上市公司样本的生产率测算结果,以及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测算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在即将出口和未出口企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即将出口的企业生产率没有明显高于未出口企业,从而说明中国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并不存在,而且出口因素对企业出口溢值的影响显著。同时,出口企业与未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差异较显著,由此验证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且所有制因素对出口企业与未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均无较大的影响,由此说明我国企业支持出口学习效应而不支持自我选择效应。因此,对以往中国企业通过出口行为获得学习效应的总结能更好地推进我国企业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出口贸易; 企业生产率; 自主选择效应; 出口学习效应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ort Behavior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Enterprises: 2001—2007

Ma Shuzhong¹ Zheng Bowen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 School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s of 227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roductivity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07, and of the self-selection effect and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in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we fi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between would-be exporting enterprises and non-exporting ones. The productivity in would-be exporting enterprises is not apparently higher than non-exporting enterprises, which indicates the absence of the self-selection effect and prove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xport factor on enterprises' export overflow.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growth are obvious, which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the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The ownership factor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收稿日期] 2010-04-0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0-07-13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立项重大课题(09JDQY001ZD)

[作者简介] 1. 马述忠,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与跨国公司研究; 2. 郑博文,女,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创新与创业管理研究。

productivity growth of both kinds of enterprises, which show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benefit from the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rather than the self-selection effect. The study of Chinese companies' prior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will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ir further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export; productivity; self-selection effect; learning-by-exporting effect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位也急剧提升,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2009年的第1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模式举世瞩目。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站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一方面,需要对以往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做必要的回顾和总结,从而获取对今后发展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仍然需要积极寻找能够为目前的出口及对外投资行为提供理论阐释的证据。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有限的研究表明,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口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中国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出口贸易主要通过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然而,出口部门相对要素生产率优势对增长效应并不显著^[3];高技术产品出口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4];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行为选择是由其异质性即生产率差异决定的,在出口和非出口的两类企业中,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贸易,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供应国内市场^[5];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提高与企业出口能力的加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更有能力进行出口,且生产率对出口也具有积极作用^[6]。

现有理论虽然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为中国国内企业的外向性选择提供依据,但仍然缺乏对以往企业出口行为的比对性研究和总结,更没有深入探讨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从而也就无法解决国内的现实选择问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证上总结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导中国企业合理利用出口行为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对当前中国优化进出口结构和保持外贸稳定增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借鉴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以生产率测算理论为基础,对2001—2007年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变化进行深入剖析,明确新格局下中国企业出口方式以及生产率发展应该采取的路径及策略选择,从而为更好地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特别是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二、文献综述

关于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新新贸易理论产生的,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新新贸易理论形成之前的理论研究文献,它们试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论探讨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及福利问题,进而分析企业出口均衡的条件,这些文献构成了该理论诞生的基础,又推动了它的实践应用;另一类是在新新贸易理论形成之后的经验检验,属于实证范畴。研究者们大多针对理论的结论而分国别寻找出口企业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这两类

文献其实属于经济研究的两个层面。

(一) 基于古典贸易理论的研究

第一类理论分析层面的文献得到的一个总体结论是:企业层面的差异比产业层面的差异更重要,大部分的企业并不参与国际贸易,而参与国际贸易的小部分企业在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上要大于和高于只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企业,而且较多的企业出口到较大市场的国家。同时,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都指出,与贸易带来的动态利益相比,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由专业化生产、已有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的静态利益是次要的^[7],出口贸易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渠道。Bernard和Jensen在分析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时指出,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具竞争力,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利润更大,并且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8]。Clerides等证实了生产率和企业出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发现出口对提高企业效率贡献并不大^[9]。Bernard和Wagner建立了一个动态企业利润最大化出口决策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潜在的出口沉没成本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10]。

在新新贸易理论中,有关企业生产率和贸易成本问题还包括一些不同方面的深入研究。在企业生产率方面,主要集中在市场规模及结构与生产率的关系、出口学习效应(Learning by Exporting)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以及技术投资与生产率变动的关系等方面。然而,关于是否存在出口学习效应是有争议的。一些研究发现,企业在出口之前经历生产率增长,出口是生产率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8-9,11];但另一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12-13]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14-15],则支持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这种出口学习效应来自三个方面:外国竞争者和消费者关于生产和产品的信息有利于出口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出口促使企业扩大规模,以及出口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效率、刺激创新。而在企业的异质性(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方面,Melitz将其纳入一般均衡贸易模型,把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边际成本差异与H-K新贸易理论模型结合起来,并考虑出口的国际市场进入成本,分析了行业竞争和贸易开放对企业出口行为及行业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存在外国市场进入成本,只有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能从事出口活动。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进一步提供了更多的贸易合作伙伴选择,这使得出口企业的边际成本进一步下降(贸易成本下降使出口利润曲线变得陡峭),而非出口企业几乎享受不到这种得益,从而形成所谓的选择效应。同时,由于生产率水平的乘数作用,企业生产率越高,其盈利能力提高幅度就越大,并促使生产进一步向生产率高的企业转移,从而形成生产的再配置效应^[16]。所以,即使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不变,选择效应和再配置效应也会促使行业整体生产率水平因贸易开放而提高。

(二) 基于理论研究的实证检验

第二类文献主要是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Bernard和Jensen的研究对这类文献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两位学者对美国1976—1987年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工资差异和就业机会差异进行分析,从而引发了对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的大讨论,继而引发了研究者对这一论题的实证兴趣^[17]。Bernard等还使用美国1987—1997年的产业和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成本的降低对企业的效应,结果证实,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经济活动的再分配效应,其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而那些低生产率的企业会退出市场,一些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非出口企业开始进入出口市场,而原有的出口企业出口更多^[18]。这些结论与理论模型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说明企业异质性和生产率差别能够很好地解释新的贸易现象。

研究者们按照不同国家的经济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三种类型：发展中国家、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因此，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基本都是按照国别进行的。这些研究主要就两个命题进行讨论：其一是自我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Effect)。Clerides等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9]。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增加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由于出口市场存在诸多的贸易进入壁垒，如运输成本、市场营销成本等，因此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克服这些沉没成本其二是出口学习效应。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就在于，出口企业可以从出口市场的竞争者和顾客那里获得在生产企业当地无法获得的生产标准和知识，通过这种途径就可以达到升级产品和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的目的。关于这两个命题，不同的学者已经按照上述三个类别检验了许多国家。

上述文献对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及实证的诸多探讨。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对发达国家来说，出口学习效应并不如发展中国家那样明显。但是，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对此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解释说明。更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的学者很少有针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进行的实证检验分析，且在仅有的研究中，也仅限于论证中国企业的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从经验检验方面来看，由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因此，有必要对以往中国出口行为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总结，从而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的内在作用机制。

三、生产率测算

(一)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理论

本文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模型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方法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 Caves 等所提出的第 t 期及第 $t+1$ 期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数的方法^[19]。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利用距离函数的比率来计算投入产出效率。它是假设固定规模报酬下所衡量的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的乘积。Malmquist 指数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利用多种投入与产出变量进行效率分析，且不需要相关的价格信息，也不需要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等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将生产率的变化原因分为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变化，并进一步把技术效率变化细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与规模效率变化。由此，全要素生产率便分解为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而技术效率变化又包括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本文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是主要考虑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对技术效率变化的贡献程度。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是通过距离函数来定义的，可以定义投入距离函数和产出距离函数。由于上市公司的投入指标具有刚性，因此，笔者选择产出距离的 DEA 模型；同时，由于上市公司的规模在较长期限内可以变动，所以，笔者选择变动规模的产出距离 DEA 模型，即 BCC 模型。

假定向量 x 表示投入量， $x=(x_1, x_2, \dots, x_n)$ ； y 表示产出量， $y=(y_1, y_2, \dots, y_m)$ ； $P(x)$ 代表使用投入向量 x 所能生产的所有产出向量的集合，即产出距离函数可定义为：

$$d_o(y, x) = \min\{\varphi: (y/\varphi) \in P(x)\} \quad (1)$$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通过计算不同时期数据点距离比率的几何平均来测算不同时期生产率的变化。如果用 (x_t, y_t) 和 (x_{t+1}, y_{t+1}) 分别表示 t 时期和 $t+1$ 时期的投入产出量，则度量 t 时期到 $t+1$ 时期生产率变化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可作如下表示(见下页)。

$$M_{t,t+1}(y_t, x_t, y_{t+1}, x_{t+1}) = \left[\frac{d_t(y_{t+1}, x_{t+1})}{d_t(y_t, x_t)}, \frac{d_{t+1}(y_{t+1}, x_{t+1})}{d_{t+1}(y_t, x_t)} \right]^{\frac{1}{2}} \quad (2)$$

其中 $d_t(y_{t+1}, x_{t+1})$ 、 $d_{t+1}(y_{t+1}, x_{t+1})$ 分别代表 $t+1$ 时期的观测值到 t 时期和 $t+1$ 时期技术前沿的距离, $d_t(y_t, x_t)$ 、 $d_{t+1}(y_t, x_t)$ 分别代表 t 时期的观测值到 t 时期和 $t+1$ 时期技术前沿的距离。

运用 DEA 的非参数分析法求解这四个距离函数, 根据 Färe 等对规模报酬不变模型技术效率的测度方法^[20], 分别求解四个线性规划即可得出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begin{aligned} [d_{t+1}(y_{t+1}, x_{t+1})]^{-1} &= \max_{\varphi, \lambda} \varphi, [d_t(y_t, x_t)]^{-1} = \max_{\varphi, \lambda} \varphi, \\ -\varphi y_{i+1} + Y_{t+1}\lambda &\geq 0, -\varphi y_i + Y_t\lambda \geq 0, \end{aligned}$$

$$\text{s. t.} \quad x_{i+1} - X_{t+1}\lambda \geq 0, \lambda \geq 0 \quad (3)$$

$$\text{s. t.} \quad x_i - X_t\lambda \geq 0, \lambda \geq 0 \quad (4)$$

$$[d_{t+1}(y_t, x_t)]^{-1} = \max_{\varphi, \lambda} \varphi, [d_t(y_{t+1}, x_{t+1})]^{-1} = \max_{\varphi, \lambda} \varphi,$$

$$\text{s. t.} \quad x_i - X_{t+1}\lambda \geq 0, \lambda \geq 0 \quad (5)$$

$$\text{s. t.} \quad x_{i+1} - X_t\lambda \geq 0, \lambda \geq 0 \quad (6)$$

上述式(3)至式(6)中, y_i 是第 i 个公司在 t 时期的产出向量($M \times 1$), x_i 是第 i 个公司在 t 时期的投入向量($K \times 1$); Y_t 是所有 N 个公司在 t 时期的产量矩阵($N \times M$); X_t 是所有 N 个公司在 t 时期的产量矩阵($N \times K$); λ 为表示权重的向量($N \times 1$); φ 是纯量。

(二) 数据的选取与描述

由于截至目前国内尚没有完整的企业数据库, 要获取详细的企业经营情况数据是很困难的, 所以, 笔者只能选取拥有成熟数据库的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数据均从中国权威统计 Wind 数据库中提取。因为 2008 年及以后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产生较大的非正常影响, 所以本文选取 2001—2007 年各企业的各年度信息披露数据。按照 GICS 的行业分类标准, 上市公司共分为 10 个行业: 能源、原材料、工业、非日常生活消费品、日常消费品、医疗保健、金融、信息技术、电信业务、公共事业。考虑到样本的总体数量和代表性, 本文选取了工业、原材料、日常消费品三个行业共 227 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主体。另外, 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企业的投入产出特征, 本文设定两个最基本的投入要素——非流动资产合计和职工人数为投入变量, 产出变量为营业收入。用营业收入作为产出指标, 既是考虑到统计资料的有限性, 亦是因为这样更具直观性和可比性。

(三)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本文根据上述模型, 利用统计学软件 DEAP 2.1, 测算出了 2001—2007 年中国上述三个行业上市公司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由结果可知, 不同行业在 2001—2007 年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趋势, 原材料行业的发展变化区间最大, 工业行业的变化区间次之, 最小的是日常消费品行业, 这与行业本身的属性和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测算, 我们得出的生产率数值均在 $[0, 1]$ 区间之内, 不存在 DEA 无效率的情况, 这说明我们的测算比较客观。对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生产率进行测算, 可以为下文进行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实证检验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相关结果见下页图 1 至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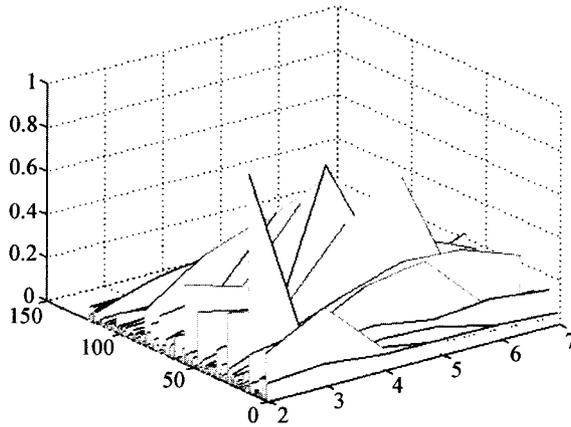


图 1 2001—2007 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生产率三维线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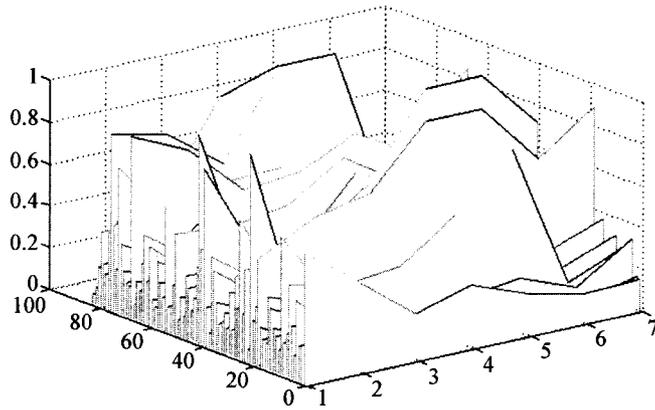


图 2 2001—2007 年中国原材料上市公司生产率三维线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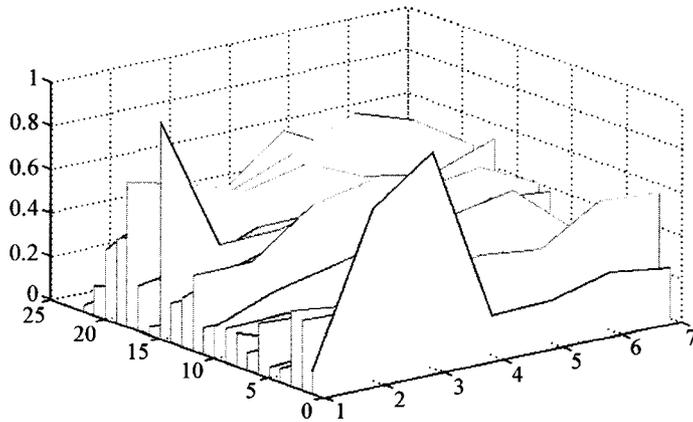


图 3 2001—2007 年中国日常消费品上市公司生产率三维线性图

四、实证检验

大部分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经验检验都采用了 Bernard 和 Jensen 的方法^[8]对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进行检验。自我选择效应主要是指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会进入出

口市场,而出口学习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平均生产率的差异(即出口溢值)和生产率增长的差异进行回归来检验。

(一) 企业自我选择效应估计模型

对于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的检验,一般需要检验目前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而非出口企业在前几年(本文采用的是前两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为检验当前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这些企业从 $t-2$ 年到 $t-1$ 年均不出口),通过对 $t-2$ 年的两类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估算来检验出口选择效应。一般采用如下模型:

$$\ln LP_{i,t-2} = \alpha + \beta \text{Export}_i + c \text{Control}_{i,t-2} + e_i \quad (7)$$

其中 i 表示企业; t 代表年份; LP 是 $t-2$ 年的劳动生产率; Export 是一个表示企业当前出口状况的虚拟变量(1 表示企业在 t 年出口,否则为 0); Control 是一个控制变量,包括了行业变量——制造业为(1,0)、工业为(0,1)、日常消费品为(1,1),所有制变量——国有控股变量为 1、其他控股变量为 0; e 是误差项。系数 β 表明当前出口企业而非出口企业在两年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通过估计系数 β 可以估计当年已经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而非出口企业三年之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其差异是 $100(\text{Exp}(\beta)-1)$ 。本文对于控制变量的定义主要结合了中国的国情,考虑到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两大因素为行业因素及所有制因素,故将其定义为行业变量和所有制变量。

在估计模型的运算过程中,采用面板数据方法,所取的数据年份 t 为 2001—2007 年。通过对多元线性回归方程(7)的系数估计,运用 SAS 统计软件运算估计出系数的取值,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自我选择效应模型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 量	自由度	系 数	标准差	t 值	$Pr > t $
截距项	1	-1.722 76	0.175 6	-9.81	<0.000 1
出 口	1	0.050 29	0.048 9	1.03	0.303 9
所有制	1	0.131 692	0.125 3	1.05	0.293 3

表 1 列出了中国三个行业上市公司的自我选择效应对生产率影响的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出口之前出口企业而非出口企业具有相似的行为特点,企业生产率在即将出口和不出出口企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即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明显高于不出出口企业,从而说明中国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并不存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所有制对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这其实与中国的现状是吻合的。当前,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低,通过自主创新及科技研发等渠道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出口或者促进出口,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二) 企业出口学习效应估计模型

对于出口学习效应的检验,一般需要衡量两个指标:出口溢值以及出口企业而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通常采用的出口溢值的估计模型如下:

$$\ln LP_i = \alpha + \beta \text{Export}_i + c \text{Control}_i + e_i \quad (8)$$

其中 LP 表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i 、 t 、 Export 、 Control 和 e 的含义同式(7)。出口溢值为 $100\text{Exp}(\beta-1)$,表示出口企业而非出口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本估计模型所取的样本点与上一模型完全一致,时间区间也相同。运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所求得的结果如下页表 2 所示。

表2 出口溢值估计模型系数的回归结果

变 量	自由度	系 数	标准差	t 值	Pr> t
截距项	1	-1.737 31	0.181 2	-9.59	<0.000 1
出 口	1	0.100 998	0.002 14	47.3	<0.000 1
所有制	1	0.181 853	0.121 9	1.49	0.135 9

通过表2可知,出口因素对企业出口溢值的影响显著。与上一模型类似,所有制因素对出口溢值的影响较弱,且不显著。此模型估计的出口溢值系数 β 值为0.100 998。

对于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其估计模型如下:

$$\ln LP_{it} - \ln LP_{it_0} = \alpha + \beta_1 \text{Start}_{it} + \beta_2 \text{Both}_{it} + \beta_3 \text{Stop}_{it} + c \text{Control} + e_{it} \quad (9)$$

其中 Control 是控制变量,具体含义同上,虚拟变量定义如下:

$$\text{Start}_{it} = 1 \quad \text{If}(\text{Export}_{it_0} = 0) \text{and}(\text{Export}_{it} = 1)$$

$$\text{Both}_{it} = 1 \quad \text{If}(\text{Export}_{it_0} = 1) \text{and}(\text{Export}_{it} = 1)$$

$$\text{Stop}_{it} = 1 \quad \text{If}(\text{Export}_{it_0} = 1) \text{and}(\text{Export}_{it} = 0)$$

非出口企业是指在初始年份到 t 年均不出口的企业。回归系数 β_1 、 β_2 和 β_3 是对刚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已经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以及退出出口市场的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估计系数。其中 β_1 表明了出口学习效应。

在这里,为了使各控制变量均有意义,时间区间与模型一、二的样本保持一致,生产率增长差异模型系数的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生产率增长差异模型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 量	自由度	系 数	标准差	t 值	Pr> t
截距项	1	0.0543 29	0.170 6	0.32	0.750 2
Start	1	0.147 123	0.003 08	47.78	<0.000 1
Both	1	1.630 725	0.686	2.38	0.017 6
Stop	1	0.956 59	0.686	1.39	0.163 4
所有制	1	0.005 575	0.114 9	0.05	0.961 3

由上可知,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差异较显著,从而验证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且所有制因素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均无较大的影响。由回归运算得出出口学习效应的值为0.147 123。由于本文样本选取的是上市公司的数据,故所有制对结果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这个结果仍有待斟酌。而中国企业出口学习效应显著也正符合了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检验^[4]。

五、结论与相关建议

通过回归统计分析可知,企业生产率在即将出口和不出出口企业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即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非明显高于不出出口企业,从而说明中国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并不存在。然而,出口

因素对企业出口溢值的影响显著。同时,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差异较显著,由此验证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而且所有制因素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均无较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本文的统计结果说明中国不支持自我选择效应,而支持出口学习效应。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均支持出口学习效应,本文验证出中国也不例外,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的创新能力并不强,单靠外国在本国内投资的技术外溢,已经满足不了国内企业日益增长的生产销售需要。所以,发展中国家在通过出口向当地企业学习的过程中,加快了技术更新,提升了研究与开发的速度。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技术更新较弱,所以在出口中获得学习效应。这个结论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企业的出口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处环境的影响,所以政策的变化会对企业的出口决策产生强烈影响,贸易政策可以激励企业有意识地主动出口,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所以,要通过贸易政策鼓励扩大出口,提高出口增长率,充分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还要实施科教兴贸战略,加快出口产业的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制成品的技术含量。另外,由于存在出口溢出效应,非出口企业也应当从出口企业学习如何出口。作为政府,除了采取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等常用出口促进措施外,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沟通、加快企业集群等也都是很好的利用出口学习效应来提高企业生产率的贸易政策选择。此外,还要提高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取得出口利益的最大化,以此促进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出口形势比较单一,多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而且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依然较低。中国本土企业要想真正扩张海外市场,加大出口力度,加快产品技术更新换代,进行积极的对外投资仍是不二选择。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展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21]。此次调查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企业在国家促进企业“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表明:中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成长道路的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的比例还较少,投资规模依旧较小的状况并未发生显著改变,有相当比例的企业对海外投资持观望态度,表达了未来不会进行对外投资的意愿。这一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还处于第二阶段,即每年直接投资流出在加速增长,但其增量还不足以抵消直接投资流入增量的阶段。

鉴于以上现状,政府应坚持现有的“走出去”发展政策并加以大力推广,同时,要更多地提供专项资金和信贷支持,保护投资者和海外资产的合法权益。政府部门、商协会等应积极开展经贸活动,为企业搭建中外交流的务实而有效的平台,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国际市场、投资环境、投资项目等方面的信息和服务。企业应加大对外投资的意愿,在对外投资领域、投资目标、投资方式等方面更加多元化。同时,也应积极利用政府的有利扶植政策和措施,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从而扩大并占有海外市场,以此达到降低成本、获取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的目的,从而真正地提高企业生产率。

[参 考 文 献]

- [1] D. Dollar & A. Kraay,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7, No. 3 (2002), pp. 195 - 225.
- [2] 倪海青、王咏梅:《出口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实证研究》,《开发研究》2005年第6期,第72-74页。
[Ni Haiqing & Wang Yongmei, "An Empirical Study on How Exporting Affects Chinese TFP,"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No. 6 (2005), pp. 72 - 74.]

- [3] 包群、许和连、赖明勇:《出口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第3-10页。[Bao Qun, Xu Helian & Lai Mingyong, "How Does Expor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No. 3(2003), pp. 3-10.]
- [4] 赵伟、李淑贞:《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由实证而理论的最新拓展》,《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7期,第24-30页。[Zhao Wei & Li Shuzhen, "Ex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From Empirical Analysis to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o. 7(2007), pp. 24-30.]
- [5] 李春顶:《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经济经纬》2009年第4期,第43-46页。[Li Chunding, "Export and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969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nomics Survey*, No. 4(2009), pp. 43-46.]
- [6] 官建成、马宁:《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出口行为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3-106页。[Guan Jiancheng & Ma Ning,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Export Growth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No. 2(2002), pp. 103-106.]
- [7] M. E. Krein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 Policy Approach*, Fort Worth: Dryden Press, 1998.
- [8] A. B. Bernard & J. B. Jensen, "Exceptional Exporters Performance: Cause, Effect or Bo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7, No. 1(1999), pp. 1-25.
- [9] S. K. Clerides, S. Lach & J. R. Tybout, "Is Learning by Exporting Important? Micro-Dynamic Evidence from Colombia, Mexico, and Moroc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3, No. 3(1998), pp. 903-947.
- [10] A. B. Bernard & J. Wagner, "Export Entry and Exit by German Firm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s*, Vol. 137, No. 1(2001), pp. 105-123.
- [11] B. Y. Aw, S. Chung & M. J. Roberts, "Productivity and Turnover in the Export Market: Micro Evidence from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4, No. 1(1999), pp. 65-90.
- [12] J. V. Biesebroeck, "Productivity Dynamics with Technology Choice: An Application to Automobile Assembl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0, No. 1(2003), pp. 167-198.
- [13] G. Blalock & P. J. Gertler, "Learning from Exporting Revisited in a Less Developed Sett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5, No. 2(2004), pp. 397-416.
- [14] S. Girma, D. Greenaway & R. Kneller, "Does Exporting Increase Productivity? A Microeconomic Analysis of Matched Firm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2, No. 5(2004), pp. 855-866.
- [15] J. Baldwin & W. Gu, "Export-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Canadian Manufacturing,"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6, No. 3(2003), pp. 634-657.
- [16] M. J. Melitz,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2003), pp. 1695-1725.
- [17] A. B. Bernard & J. B. Jensen, "Exporters, Jobs and Wages in US Manufacturing: 1976-1987,"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Vol. 1995(1995), pp. 67-119.
- [18] A. B. Bernard, J. B. Jensen & P. K. Schott, "Trade Costs, Firm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3, No. 5(2006), pp. 917-937.
- [19] D. W. Caves, L. R. Christensen & W. E. Diewert,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50, No. 6(1982), pp. 1393-1414.
- [20] R. Färe, S. Grosskopf & M. Norris, et al,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1(1994), pp. 67-83.
- [2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经济信息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 <http://aaa.ccpit.org/Category7/Asset/2009/May/11/onlineeditimages/file71242021431697.pdf>, 2010年5月25日。[Economics Information Department,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urvey on Current Conditions of and Intention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by Chinese Enterprises," <http://aaa.ccpit.org/Category7/Asset/2009/May/11/onlineeditimages/file71242021431697.pdf>, 2010-05-25.]